

## 上栗花猪

□ 夏风

没吃过猪肉，还没见过猪跑吗？但见过猪跑的人，不一定见过上栗花猪仔，更不一定吃过上栗花猪肉。

上栗花猪仔，是正宗本地土猪繁殖的，头和屁股部位，是黑色的毛，猪身是白色的，所以上栗花猪又叫“两头乌”。人们把这种上栗的本地土猪，统称为上栗花猪仔。

去上栗买猪，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活动。那时家家户户养猪，不仅为了过年能吃上肉，还要完成“任务猪”。一般人家，最少养两头猪，一头留了自己过年吃，一头送到食品组去完成任务。

一头猪仔从开春买回来养，养到冬天，长得快的，大概有一百八九十斤。长不快的，也就一百三四十斤。那时的猪，吃的是野草，喝的是山泉。野草煮熟了，拌一勺玉米糠，猪儿抢着吃。待到冬天，野草换成番薯藤了，再加点刨番薯丝剩下的番薯渣，算是让猪也打打牙祭。

准备去上栗买猪前，提前约好三五个人结伴而行。天蒙蒙亮吃过早饭，牵头的人在村子亮开嗓子喊一声：“走呀！出发啦！”

河那边就有人响亮回答：“走走走！”从小桃源出发，到大桃源，过桃花冲，经野猪窝，走到南源关下。关下那个半坡上，有个姓潘的猪牙人（买卖猪仔的经纪人）。到他门前，我大伯喊一声：“潘师傅，在屋里么？”

屋里立即有人回答：“在哟，在哟。”一个中等身材的中年人，就推门出来，说：“哦，是小桃源的周师傅来了呀。”说完，关上门，领着我们就走。这个潘师傅，走路飞快，脚生莲花一样。我们跟在后面，打飞脚才跟得上。

潘牙人把我们带到一户人家，放长嗓子喊一声：“老板，来看猪仔哟！”

养猪的主家便把猪仔都放出来，让买猪的人品相。买猪的都有一双老辣的眼光，那些前来收得紧、脚杆细、屁股尖的，不是好品种，不仅不会吃，还翻栏，长不大。那些皮肤红嫩、脚杆粗壮的，一看就是架子又大，又会吃，长得快，养得好的品种。

看一栏，大伯暗暗摇摇头。潘牙人二话不说，掉头就走，领了我们赶一家。

走呀走呀，走得脚痛手酸，脚板上走起了泡，一直走到了鸡冠山，看了无数栏猪仔，都不满意。到傍晚的时候，终于在鸡冠山秋江找到一户人家，看上了一栏猪。

挑了猪仔走了几十里路，到家后，把猪仔从麻袋里放出来，第一件事就是给猪放痧，端一盆冷水，拿一毡子，在猪尾巴上刺一毡子，刺个眼，挤出血来，用冷水拍打几下。再在耳朵上挑一个血管，刺一下，也挤点血出来，再用冷水拍打。这就是放痧。放了痧，猪就不会闭痧，进栏就不会生病，长得顺。

那时养的猪，肉是津津甜甜的。到过年杀猪的时候，村子里的人都来帮忙捉猪，烧水的烧水，刨毛的刨毛，翻肠子的翻肠子，就像盛大的节日。

吃农家杀猪饭，比吃满汉全席还热闹，辣椒炒肉、猪肝肉片汤、板油炒蒲辣椒、干辣椒炒小肠、猪脚炖黑豆、猪血煮豆腐……都是热气腾腾，喝一口番薯酒，吃一块甜甜的肉，好不惬意，一年的辛劳，多少的艰难，在热气腾腾、喜气洋洋的杀猪饭中，忘得干净。

## 辞灶

□ 魏益君

在乡间民俗里，腊月二十三（北方小年）是家家户户辞灶送神的日子。人们恭送灶王爷上天，向玉皇大帝禀报人间一年的善恶是非，祈愿他“上天言好事，下界降吉祥”。

小年虽不及春节那般隆重，但母亲却格外郑重其事。这一天，她会召集我们兄妹一起大扫除——所有能搬动的箱柜桌椅，全被抬到院子里；搬不动的大件家具，则用旧布仔遮盖好。屋子一空，便显得格外清冷。母亲便将笤帚绑在竹竿上，踏着脚清扫房梁、墙壁，灰尘簌簌落下，我们也争先恐后地拿抹布擦拭院中的家具。待屋内彻底洁净，擦得锃亮的家具一一归位，整间老屋顿时焕然一新。母亲站在门口，脸上漾着满足的笑容：“瞧，咱们家多干净！灶王爷上天，定会好好替咱们说话。”

夜幕降临，全家人围聚在厨房灶前。母亲摆上柿饼、花生、瓜子等物品，点燃一炷香，轻声念道：“今日腊月二十三，灶王爷上西天。少说闲话多带福，再过七日回家过年。”说着，她将白天从集市买回的灶糖，小心地抹在灶君画像的嘴上。那糖是用麦芽熬制的糖瓜，黏性极强——人们正是想用这甜而黏的糖，封住灶王爷的嘴，让他上天只说好话，不说坏话。

我不知那糖是否真能粘住灶君的嘴，但我的小嘴是无论如何也粘不住的。趁母亲念祷时，我早已接过她递来的灶糖塞进嘴里。糖块粘牙，一张嘴便拉出长长的丝，牙齿被裹得又甜又爽，满口生香。

香快燃尽时，母亲朝院中喊一声：“放炮吧！”父亲应声点燃鞭炮，噼里啪啦的声响炸开寒夜。随后，母亲将“吃饱喝足”的灶君像揭下，轻轻点燃。火苗舔舐纸面，画像化作一缕青烟，最终只剩灰烬。我们跟着母亲跪地磕头，神情肃穆，仿佛送走的不仅是一张画像，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祈愿。

年年辞灶，岁岁如常。唯有一年，却未能如期举行。

那是个冬天，父亲突发高烧，辗转医治，最终确诊为结核性胸膜炎。手术安排在腊月，术后半月仍无法下床。眼看小年将至，父亲尚在住院，母亲毅然决定：今年不辞灶了。在她心里，辞灶必须全家团圆，若父亲缺席，怕“越辞越远”。

临近除夕，父亲终于出院回家。那天，母亲喜上眉梢，晚饭后便说：“今晚辞灶。”我有些惊讶：“可小



AI 图片。制作：钟秋兰

年都过了呀。”她笑着答：“春节还没到呢。”

那一晚，母亲格外忙碌。她找来竹篾、秸秆，扎起纸马、纸牛、纸羊，糊上彩纸，栩栩如生。祭灶仪式也前所未有的隆重，除了往年的果品点心，还添上了鸡、鱼、肉和雪白的大馒头。当纸马与灶君像一同焚化，青烟袅袅升空，母亲双手合十，低声祝愿：“灶王爷，骑上快马上天去，多说好话，多降吉祥，保佑我们一家平安团圆！”

辞灶，是中国民间流传千年的习俗。而在母亲眼里，它早已超越了形式，成为一种深沉的守护。那是对家人的牵挂，对团圆的执着，更是对平凡日子里安稳幸福的殷切期盼。那灶糖像母亲那份朴素而坚韧的爱，永远粘在了我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。

## 外婆的年

□ 熊震

新年夜市霓虹争艳，年味正浓。北风吹来，一股熟悉的菜籽油香钻进鼻尖——我不禁停下脚步，思绪穿越回暖融融的儿时冬日，落在外婆忙碌的年底。

在村里，过年打麻糍是大事，哪家做黄连麻糍，村里人都会去帮忙。

轮到外婆打麻糍，整个后屋都热闹开了。蒸糯米饭的木甑热气腾腾，待饭熟了，村里的壮年汉子便吆喝着合力抬起，把沉重的木甑缓缓倾斜，雪白糯亮的热饭便倾入厚实的石臼中。随即，两根长木槌落下，“咚！咚！咚！”沉稳的敲击声在狭小的空间里撞出回响。大石臼里的米饭，便不停地捶打下，渐渐褪去棱角，露出柔韧、洁白的内心。差不多的时候，外婆便小心翼翼地端出黄色的灰水碱，用木勺细细淋下。木槌继续捶打，米团染上金黄，便有了裹着草木的清香。

小小的我总站在石臼边，看着大人们忙碌，看着那团糯米饭神奇地变化，看着外婆忙里忙外。不管多忙，外婆都不会忽略我，她停下手中的活计，揪下一小团热乎乎的面团，在蓝边碗里滚上砂糖和豆粉，塞到我手里：“快尝尝，小心烫！”那甜甜软糯，瞬间在舌尖化开，成了我童年记忆里挥之不去的一抹暖意。

小年一过，年味便一天浓似一天。家家户户开始炸酿饭坨。这是奉新独有的年间美味。外婆备好米饼坯子，用碗底压出圆润的轮廓，中间点一点朱砂红。她常说：“圆是团圆，红是喜气，吃了带红印的食物，来年顺遂又吉利。”

腊月的灶间，大锅里的菜籽油翻滚着金黄的浪花，外婆取出晒得干硬的米饼坯，沿着锅沿轻轻滑入油中，“滋啦——”一声脆响，油花欢腾跳跃，米饼在热油里迅速膨胀，边缘泛起细密的泡泡。外婆眼疾手快，长竹筷在油锅里灵巧地翻动，让油饼的每一面都均匀受热，直至炸得通体金黄，然后捞起摊在竹匾里沥油。趁着微热，外婆拿起一个递给我，一口咬下去，咔嚓一声，咸香酥脆，耳边，是外婆对着灶台喃喃低语，祈愿家人平安康健，日子顺风顺水。

年，让在外的亲人像归巢的鸟儿陆续飞回老家。彼时，沉寂的村子便热闹了起来，杀年猪、宰鸡鸭，舅舅舅妈争着抢着帮忙干活。外婆佯装生气，嗔怪道：“外头累了一年，回来就好好歇几日，家里啥都备齐了，就等着过大年哩！”可是，她看儿孙们的眼神，欢喜根本藏不住。除夕夜，爆竹声此起彼伏，清晨放，吃年夜饭，迎客也要放。挂灯笼，贴对联，请门神灶神，灶房里飘散着农家年夜饭的香味。

大年初一，天刚蒙蒙亮，村子就被一浪高过一浪的拜年声唤醒。乡亲们结伴而来，踏进外婆家的门槛，洪亮热络的祝福声便塞满了堂屋。

堂屋中央，那张被外婆擦得锃亮的八仙桌上，早已堆满了她亲手做的乡间美食。外婆端着瓷盘，招呼大家：“尝尝，都尝尝！”她掰开糖块，塞进孩子们的兜兜，大人们围坐炭火盆边，喝着外婆沏的滚烫土茶，聊年景，说吉祥话。满屋的琅琅笑语，仿佛凝成了化不开的暖流。这股暖流，是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，更是这片土地上年复一年，薪火相传的乡村根脉。

## 人间滋味自有情

□ 刘启红

年味渐浓时，冬天便接近尾声了。每每这时，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从未谋面的祖父。

祖父是一名船工。许多年前，袁河绝非如今的平静模样，而是壮阔如练、水深浪急，一路浩浩荡荡，从萍乡直达赣江。这条水路，滋养着大批像祖父一样在袁河上讨生活的船工。他们以船为家，撑篙远行，在从前动荡的年代，颠沛流离，自是清苦。

听父亲讲，尽管撑篙需要体力，但祖父他们的伙食

差得很，有油水的荤菜几乎没有。在一众船工的食谱里，芹菜豆腐便是主打菜，除了食材易得，毕竟价钱也着实便宜——在我的印象中，倘若形容某人真的落魄，不外乎是“他穷得连豆腐都吃不起了！”

事实上，便宜的豆腐，加上一把喷香的芹菜，大概是祖父有生之年的日常滋味。

在家乡的方言里，“芹”与“沉”同音，船工忌讳得很，因而，祖父他们便把芹菜叫成“浮菜”，此处的“浮”字，家乡话则念作“pao”——作为船工，他们当然期待船能平稳漂浮水面，永不沉没。

豆腐，富含丰富的优质蛋白，素有“植物肉”之美称，是祖父他们赖以果腹的肉食替代品。除此之外，其色白，其形方，意味着清清白白做人，方方正正做事，芹菜加豆腐，除了可烧出一道食菜，也能洞见人生哲理。而将两种平淡的食材，赋予特殊的意义，却是祖父一辈人的生存逻辑。

菜如其人。目不识丁的祖父做过多年的船老大，在袁河上行船的人提到他的名字，便可畅行无阻。父亲告诉我，这段过往，是祖父回味无穷的谈资。但其清誉虽好，却并没有给家庭的境况带来多少改观，反倒由于长年在在外、脚不沾地，以至于祖父并不会扶犁掌把，生生荒废了田中农活。所以，当袁河终不能行船了，兄弟分家各起炉灶时，他仅分得三块船板，家中仅有几分的田产都给了胞弟们。无船可撑、无田可耕，祖父的生计陷入困顿之中，真的是有时候连豆腐都吃不起了。

祖父最窘迫的是一个炎热夏天的某日中午，他正在河中洗澡，有恶作剧的村人偷走了他蔽体的短裤，祖父羞于起身，竟然在水里泡了整整一个下午，等到天黑时才借到一位好心村民的围巾裹着回了家。父亲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，是想用祖父的故事激励子女们勤勉奋进。父亲还告诉我，祖父在冬天也穿得单薄。那时，父亲总盼望着冬天暖和些，再暖和些。

其实，祖父过世得早，在我口中只是一个未曾谋面的称呼。

后来，每到除夕，父亲都会把柴堆得高高的，把火烧得旺旺的。在温暖的炉火前，父亲和我常以祖父为题，拉开家常，感喟先人不易，感叹生活巨变。

必然的，每年的除夕，父亲会做上一道芹菜豆腐。只见父亲先将豆腐煎至两面金黄，然后倒入芹菜梗和碎青椒翻炒片刻，添鸡汤煮沸，再加些许调料，起锅、装碗，过程简单、明了，毫不花哨。大年夜，当祖父一辈不曾享用的美食、不曾有过的生活，色香味俱全地安放在餐桌上上，祖父的人生，父亲的人生，与我的人生，便交汇重叠了。

一道菜，千般滋味。有光阴的故事，有家风的传承，更有时代的映照。

## 腊月面

□ 程广海

故乡的年，讲究很多，习俗也不少，最特别的，应该是大年三十夜里的串水饺（俗称腊月面）。

去年回乡老家过春节，吃过年夜饭，村里的鞭炮声此起彼伏，大年夜的氛围越来越浓了。娘也不闲着，把吃饭前供在香台子上的水饺端屋里来，准备串她的腊月面。娘拿起提前洗干净的高粱荻子，把凉透的水饺一个一个串起来。一大碗水饺，也就能串满三四个高粱荻子，娘拿着这些荻子，走到院子东南角的柴火垛边，口中轻声念叨着什么，小心翼翼地插在柴火垛一边。

娘走到屋里，我说：“娘，现在年轻人信这个的少了，以后就别串了。”

娘瞪我一眼：“大过年的，少说话。”

在我的记忆中，娘串腊月面，是除夕夜必不可少的一件事，几十年来都是如此。有一年，我不解地问，明明是水饺，怎么就叫腊月面了呢？娘说，是老一辈传下来的，叫多年了。

放在柴火垛边的腊月面，历经冬天的雪、初春的雨、夏日的炎热，变得黢黑而又干巴起来，家里人各忙各的，好像从来没有人注意到它的存在。只有我无聊的时候，好奇地走过去，用手指弹一下或闻一下干瘪的腊月面。

端午节前后，邻居家的二嫂跑过来跟娘借腊月面，她说：“婶子，俺过年忘了串了，把你的腊月面借我两个。”

说话间，二嫂接连打了几个嗝。娘说：“怎么，又给你婆婆生气啦？”看她默不作声叹着气，娘又嘱咐着，一定要把腊月面焐黄了，砸碎了，趁热喝下去。

此后，我才知道腊月面有破气消食的功效。街坊四邻们也知道娘有串腊月面的习惯，每年总会有几个大嫂子、大娘来跟娘借几个腊月面用，她总是乐此不疲，反复交代腊月面的详细用法。

有一次放学回来，看见娘给邻居家的小孩子治积食。在地上支起两块砖头，砖头上面放上一块青瓦，把腊月面放到青瓦片上慢慢焐着，直到把腊月面焐的焦黄，然后，放在蒜窝里碾得粉碎。再用烧好的开水冲开，等温热时候，让他一口气喝下去。

第二天中午，邻居过来给娘说着感谢的话，说小孩子好了，一碗腊月面喝下去，不再胀饱打嗝了。

后来，我拍了一个关于这方面的视频，放在我抖音号上，不料想，收获很多留言和转发。其中有一个留言问：“喝了腊月面，能治抑郁症吧？”

我沉思良久，给他回复：也许吧。

我在农村生活多年，这些大都来自民间的习俗，都集中了人们多年来积累下来的经验和智慧。

乡间的许多事，只要赋予它意义，就会有灵魂和生命。年三十的串水饺，是我难忘的春节习俗，现在想来依然那么特别。只是，村里知道这个习俗的人家，越来越少了，也许有一天，这个习俗也只会留在人们的记忆里。

## 甜蜜的规矩

□ 吴建

在我老家，一些老规矩像浸了年味儿的糖纸，把正月初一包裹得甜蜜又有仪式感。

大年三十的忙碌是铺垫这些规矩的序曲。除夕，从清晨的贴春联贴年画挂喜钱灯，到下午的祭祖，再到准备年夜饭，一家人脚不沾地忙到暮色四合，夜里还要围炉守岁，到子时放完鞭炮，才算送完旧岁。这般连轴转下来，正月初一便心安理得地睡个懒觉，直到日头爬上窗棂，才揉着惺忪睡眼，慢慢腾起身。

初一这天，忌讳就多了。一早起来，你不能再大大咧咧地站在农家院子里刷牙，把漱口水吐在菜地里，必须在室内，刷牙时吐的水要吐在屋内墙角里，刷好牙后搪瓷杯里剩余的水要倒在木桶里，洗脸水也得小心翼翼地倒进泔水桶里，绝不能泼到屋外，那样才不会把财气泼出去。

洗漱完毕，人们开始生火煮早饭。但初一的灶台是“禁地”，动锅是万不可的，这意味着动了财气，但也别担心没有早餐吃，一喷香香的泡炒米是家家户的早餐。年夜饭丰盛，鸡鸭鱼肉、油膩厚味吃了个足，此刻来点清爽的炒米，解腻又顶饿。

放在往常，吃完早饭，按惯例该把隔夜换下的脏衣服放进盆里，打来井水洗衣服了。可初一这一天，洗衣服也是犯忌的。老辈人说，衣服上的水汽蒸发，就是蒸掉家里的财气，得等过了这一天，才能痛痛快快地清洗晾晒。于是，那些换下的衣物便暂且堆放着，老人说，这堆积的衣服，得好好捂着，才能留住福气。

屋里屋外，经过除夕的热闹，难免留下很多垃圾，院子里空地上铺着一层红红火火的鞭炮碎屑，屋内供桌旁还有敬神时燃烧的纸灰。可任凭地面多杂乱，初一这天都不能扫。扫帚一扬，扫走的不仅是灰尘，更是一年的好运气。唯有等到傍晚时分，才能拿起笤帚，轻轻将这些“福气”归拢到一处，寓意着聚财。

初一还有个重要的规矩，是不能说不吉利的话，更不能骂人和说脏话。记得小时候，听说有户人家的孩子不懂事，初一早上在家哼起了某个悲切的唱段，当即被长辈高声喝止。初一唱歌是好事，可唱不吉利的歌就极不妥当了，那家人那一年过得如何无从考证，但初一要说吉祥话的规矩，却深深烙在了我的心里。新年见面道声“新年好”“恭喜发财”，这些温言软语，就是一整年的好彩头。

正月初一这般的繁文缛节，如今看起来都是些老派做法，但那时没人觉得烦琐。大家都循规蹈矩，开开心心。因为初一这天，不用下地干活，不用操持家务，只管走亲访友、闲话家常，或是陪着孩子放鞭炮、做游戏，把所有俗事忘却。

现在看来，那些看似苛刻的规矩，藏着的却是老辈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，是对新年的郑重期许。在这些规矩的包裹下，正月初一的开年日子，便过得热腾腾、喜洋洋，仪式感满满，烟火气十足。



电话：0791-86849235  
本版邮箱：32028011@qq.com

